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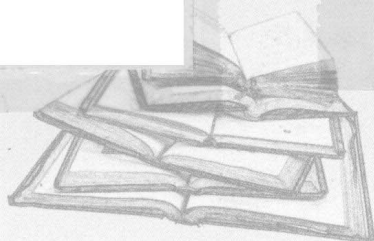
WENXUEJIAOYUSHIJIAOXIADEWENXUEXUANBENYANJIU

文学教育视角下的 文学选本研究

——以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

付 琼/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86

WENXUEJIAOYUSHIJIAOXIADEWENXUEXUANBENYANJ

文学教育视角下的 文学选本研究

——以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

I206.2

付 琼/著

F831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以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付琼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210 - 04436 - 9

I. ①文… II. ②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309 号

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

——以家塾选本为中心

付 琼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37 千 印数: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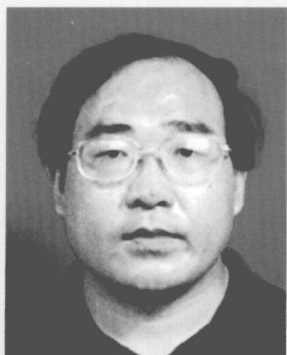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210 - 04436 - 9 定价:2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付琼，男，山东平邑人，1967 年出生。1987 年毕业于临沂师范学院外语系。2001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师从徐振贵先生。200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章培恒先生。2009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师从郭英德先生。现为江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主持并完成 2007 年度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正在主持 200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 2008 年度江西省“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近年来已在《文学遗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发表论文和译文 50 余篇。出版著作《徐渭散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合译著作《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一、基本思路	1
二、主要结论	4
第一章 载道语境中的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	9
第一节 载道观对文学本体性的取消	9
第二节 文学选本对载道观的认同	11
第三节 文学选本对载道观的反拨	16
第四节 文学选本对载道观的折中	20
第五节 三种文学选本的不同命运及其与 文学教育之关系	24
第二章 科举语境中的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	30
第一节 科举考试的去文学化倾向	30
第二节 教育对科举考试的回应	34
第三节 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38
第四节 作为举业读本的文学选本	44
第三章 宗派语境中的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	51
第一节 明清文坛的宗派语境	51
第二节 宗派语境中的文学选本	58
第三节 宗派选本与文学教育	68
第四章 三种语境中的家塾文学选本	75
第一节 家塾文学选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75
第二节 家塾文学选本的文学教育本位	77
第三节 家塾文学选本的编选与刊刻	86
一、塾师储欣及其所编家塾文学选本考述	86

二、李兆洛与合河康氏家塾刻书活动考述·····	95
第五章 《文选》与文学教育 ·····	102
第一节 《文选》版刻年表补正 ·····	102
第二节 《文选》在明代的刊刻和流行 ·····	112
第三节 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及其影响 ·····	121
第四节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与《文选》的再度盛行 ·····	130
第五节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	137
第六章 苏文选本与文学教育 ·····	149
第一节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	149
第二节 明代举业教育中的苏文选本·····	163
一、苏文与明代科举文体的契合 ·····	163
二、苏文选本在明代的盛行 ·····	166
三、作为举业读本的苏文选本 ·····	169
四、从隐秘走向公开 ·····	172
五、苏文选本与举业教育结缘的文学意义 ·····	177
第七章 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文学教育 ·····	179
第一节 唐宋八大家选本版本叙录·····	179
一、明人所辑唐宋八大家选本版本叙录 ·····	179
二、清人所辑唐宋八大家选本版本叙录 ·····	192
三、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和流行的基本特点 ·····	217
第二节 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的适配·····	223
第三节 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格局的转变·····	232
参考文献 ·····	243
后 记 ·····	259

绪 论

一、基本思路

以文学教育为视角研究文学选本,是本书的主要特点。“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①,本书所研究的,就是在文学教育过程中“被阅读、讲解与接受”的一种“文学文本”形态——文学选本,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等。以往的文学选本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没有系统采用文学教育的视角。郭英德先生为“文学教育”所作的界定为文学选本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本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所作的初步尝试。

家塾文学选本,作为一个以文学教育为本位的选本群,是本书研究的中心内容。在明清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选本在来自非文学语境的干预下不断发生着与文学自身的偏离。但是,有一个选本群却适当拉开了与这些强势语境的距离,既坚持了文学本位,又坚持了教育本位,这就是家塾文学选本。然而,严格地讲,完全为家塾所专用的文学选本是不存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选本既充当家塾读本,也充当非家塾读本;或者在其生成之初不是家塾文学选本,后来被用作家塾文学选本。也就是说,家塾文学选本与其他文学选本经常处于交叉状态,无法断然加以区分。不仅如此,家塾文学选本与其他文学选本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中共同参与了文学教育,都是本书研

^①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究的合法对象。有鉴于此,在大部分章节,家塾文学选本是与其他文学选本一起进入研究视野的。例如,后三章分别论述了三个大型家塾文学选本群,但这些选本在用作家塾文学选本的同时,也在非家塾的场合发挥着重要的文学教育作用,因而后一种情况也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范围限于明清时期的诗文选本。所谓“明清时期的诗文选本”是指在明清时期流行的诗文选本,既包括明清时期所编的,如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也包括明清以前所编的,如萧统的《昭明文选》。这是因为,研究这些选本的目的是搞清明清时期的文学教育状况,然后通过这些状况解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传播,而实际上介入明清时期文学教育的文学选本,既有当时新编的,也有前代所编的;后者的比重甚至更大一些。所以,编于明清之前而在明清时期仍然流行的文学选本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众所周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选本在明清时期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是被严格禁止的。诗文选本属于向来受人推重的雅文学,又对举业有帮助,因而成为基础教育的合法教材,其于文学教育的关系自然较戏曲、小说选本更为密切。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所研究的“文学选本”只限于诗文选本,不包括戏曲、小说选本。为了简明起见,书名和章节标题都没有加上这些限定。

三种语境的划分是本书的切入点。在这里,“明清时期”是作为文学选本生成、发展与传播的基本语境看待的。这个语境与明清以前文学选本所在的语境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又催生了具有怎样的明清特色的文学选本?这些新生的文学选本和明清以前的文学选本在明清特定历史语境中发挥了怎样的文学教育作用?如果只将“明清时期”看做一个多种元素错陈杂糅的混沌之物,而不将其中的主要元素分离出来分别加以论析,那么将无法历史地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因而本书将明清时期文学选本所际遇的主流语境分解为载道语境、科举语境和宗派语境,首先论述这些语境区别于此前语境的主要特征,然后分别考察不同语境中不同文学选本群生成、发展与传播的历史样态,最后总结出其各自文学教育的作用、范围、程度、特色和

影响。同时,对三种语境交叉影响文学选本以及不同语境影响下文学选本文学教育功能的转换等问题也作了穿插论述。语境(context)的本意是“上下文”,也即单个语汇得以自明的参照系;在很多情况下,离开这个参照系,单个语汇便不知所云,或者歧义丛生。本文使用“语境”这个概念,意在突显明清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选本的生成、发展与传播所产生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就此而言,“语境”一语类乎“背景”。但是,在我看来,“背景”与其被影响之物既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既可以是相含的也可以是并列的;而语境与其被界定之物则处于共时而且相含的关系之中。本书的立意是要考察明清文学选本与其置身其中的那些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真切关联,因而选择了“语境”,而不用“背景”。

探讨文学选本在不同语境中生成、传播与接受的机制,是本书的着力点。“机制”可以理解为“机械系统”(mechanical system),也可以理解为“有机体系”(organic system)。因为无论是机械还是有机体,其运作都必须依靠动力;而一旦运作起来,各部分之间又相互作用和依存,从而形成一个在一定时间长度内可持续运作的循环系统。本书努力探讨明清文学选本在不同语境中生成、传播与接受的动力之源以及选本与语境、选本与教育、选本与选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存。使用“机制”一语,有利于揭示和描述文学选本、文学教育及其所置身的基本语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规律性。

总之,本书以文学教育为视角,以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系统考察明清时期文学选本所际遇的载道语境、科举语境和宗派语境,及其在这些语境中生成、传播和接受的机制问题,并就其各自文学教育作用的优势、局限和特征作了宏观概括和理论提升。然后又择取三个有代表性的选本群——《文选》及其再选本、苏文选本、唐宋八大家选本——分别加以研究,从而具体例证和深入剖析前一板块的主要结论。

二、主要结论

本书共分七章,各章的主要结论依次为:

(一)以取消文学本体性为本质特征的载道观经宋人提出以后,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明清文学选本生成与传播的基本语境之一。明清文学选本对此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应,从而也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命运:认同载道观的文学选本一直为人们所供奉,却始终无法赢得大多数读者;反拨载道观的文学选本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热捧之后很快淡出历史舞台,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鄙弃;折中载道观的文学选本则在文、道两个领域都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因而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其中那些又能有利于举业的文学选本则往往能成为十分流行的文学读本,发挥着重要的文学教育功能。

(二)进士科是科举的核心科目,唐宋时期该科以文学为考试的核心内容,而明清时期则以经义为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明清教育颠覆了唐宋教育重视文学的传统,转而对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在明清教育的具体实践中,理学内容对文学内容的置换,在根本上弱化了明清文学的基础,给明清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有一种文学选本被认为对举业有利,也仍会为明清教育所接受,从而得以发挥其文学教育作用。这种选本就是“作为举业读本的文学选本”,如《文章正宗》以及名目繁多的苏文选本、唐宋八大家选本等。它们在举业教育中被接受的出发点虽然并不是文学,却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作用,从而增强了举业教育的趣味性和审美性,中和了明清功利主义教育实践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宗派语境是指宗派情绪作用下充满褊狭性、意气性和攻击性的非常态的历史语境。在明清时期的宗派语境中,一种逆向的文学选本往往作为另一种文学选本的顺应或反动;顺应者承传甚至加剧了前者的激进性,而反动者则用一种激进替代了另一种激进。宗派选本大都流传于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化精英之间,充当标榜、沽名或应酬的工具,其生命力与其所自来的宗派语境休戚相关:在同质的宗

派语境中虽然可以亢奋一时,却并不能持久;一旦异质的宗派语境形成压倒性优势,这些选本就会迅速失去读者,从而丧失其基本的文学教育功能。宗派选本及其所代表的宗派主张高高飘浮于学术上层,并不对社会下层的基础教育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也有一部分宗派选本经过民间文化力量读本化和去宗派化改造,以另一种面貌进入了社会下层的基础文学教育。这类选本一边受到文化精英的鄙弃和挖苦,一边又受到民间读者的热情欢迎,从而成为明清选坛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观。

(四)“家塾文学选本”是指家塾编纂、刊刻或使用的诗文选本。由于载道语境、科举语境和宗派语境的离心作用,文学选本偏离文学本位和教育本位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家塾文学选本却适当拉开了与三种主流语境的距离,坚定地保持了文学教育本位。家塾文学选本的编选以塾师为主体,刊刻以塾师门生为主体。作为家塾教学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他们的编刻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家塾文学选本的生成和传播。

(五)一般认为,明代是《选》学衰落期,而清代则是中兴期,但从《文选》及其再选本的刊刻和流行来看,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范志新先生的《文选版刻年表》和我新见的另外 18 种版本的统计,明、清所刊《文选》年均版本数分别为 0.40 和 0.35。明刊本主要集中在晚明,而清刊本主要分布于乾隆时期;不过,晚明时期的刊刻密度几乎两倍于乾隆时期,也就是说,《文选》在明代的刊刻密度明显高于清代;宋代以后,《文选》接受的极盛期不是出现在清代,而是出现在明代——晚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选》在清代的流行主要源于科举驱动和学术驱动,而在明代的流行则主要源于文学驱动。

北宋熙宁、元丰之际,中国文学选本生成与接受的基本语境从文学语境切换到道学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文选》的文学标准受到了空前的否定。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在浓重的道学氛围中以鲜明的非载道指向为《文选》的流行开辟了新的空间,重新确立了《文选》的样板地位。明末清初,《文选》赖以流行的文学语境急剧收缩,《文选》在文学教育中的核心样板地位最终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其衍生本

所替代。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的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宋熙宁四年之前以诗赋相尚的科举传统,这就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爆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命题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科举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

(六)从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统计来看,在已知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可见,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

苏文选本的举业功能源于苏文自身特点与明代科举文体的契合,它被广泛用作举业读本,是明代举业教育的合理选择。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之时,举业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也依然主要是苏文选本。这就在实践上率先突破了“文必秦汉”的褊狭取径,为唐宋文在晚明文学教育中的经典化和普及化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唐宋文在明代宗派语境中的地位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作为举业读本的苏文选本也相应地经历了从七子时代隐密私传到晚明时代公开热销的过程。

(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出现了20余种新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现存的相关版本则有40余种之多。这些选本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尚不充分。台湾学者钟志伟《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对这些选本作开了拓性的研究,但由于条件所限,只参用了11种选本,而且每种选本只用一种版本。这些再选本绝大部分生成于崇祯时期和康乾时期。崇祯时期,茅《钞》流行的势头即大不如前,有清一代几乎遏而不行,而非茅选的八大家选本则成为此期的主流

文学读本,在基础教育,特别是家塾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教育作用。

明代七子所提倡的秦汉文在精神气质、文体样式和结构意脉上与八股文有很大差别,无法成为举业者用来学习的有效范本。这一文学追求与举业追求之间的疏离所造成的尴尬后果是:“古文妨业”观念普遍流行,举业者虽然高谈秦汉,实际上却并不去读秦汉文。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与举业有着原生性的联系,此后衍生的八大家再选本秉承了这一品格,通过自身的举业化和读本化改造,自觉适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教育。唐宋八大家选本在举业教育的流行有力地打通了明代中叶以来横亘在秦汉与唐宋、古文与时文之间的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有的文学教育格局。

总而言之,以政治为指向的载道力量、以功利为指向的科举力量和以审美为指向的宗派力量是明清时期文学选本生成与传播的主要驱动力量。任何力量驱动下的文学选本都必须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结缘,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论其生成和接受的驱动力量是否来自文学,文学选本被阅读的过程就是其文学教育作用得以发挥的过程。

从全书来看,还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一)选本是分层的,社会上层的选本并不对社会下层的选本产生即时的、直接的影响。例如:明七子提倡秦汉文时,下层所读仍然主要是唐宋文,特别是苏文。清代学术界提倡宋诗时,基础教育所读仍然是唐诗选本。部分高调的载道选本或激进的宗派选本也有进入下层文学教育的,但大都经过民间文化力量的改造,如李攀龙的《唐诗选》以及各种非茅选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等。

(二)包括家塾文学选本在内的民间文学读本虽然名声不好,有的也有粗制滥造之嫌,但与高高在上的载道读本和宗派读本相比,更接近文学教育自身。它追求的是实用性和有效性,也即真切而有效地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因而不像载道读本那样急于标榜,不像举业读本那样急功近利,也不像宗派读本那样充满宗派意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学读本更接近文学教育自身。

(三)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学选本的许多定评并不可靠。例如: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乡塾课本”之类的文学选本一概加以贬斥;但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选本坚持了文学教育本位。现在有很多人说明代《文选》学不如清代发达,但《文选》在明代的刊刻多于清代,其中有很多就是用于文学教育的。又有人说明代苏轼研究“中熄”了,到清代才又“复炽”起来,但苏文选本在明代的刊刻大大超过清代,而且这些选本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也远比清代的更为密切。

(四)非文学驱动力是推动文学选本的重要动力。现在的文学研究界大都对非文学的东西加以否定,认为载道、科举、应酬、射利之类是制约文学的因素,似乎只有纯文学才是进步的和有益的。但仔细想来,如果文学除了自身之外再没有其他用处,文学将很难发展。从选本看,往往是那些非文学的驱动力推动了选本的生成、刊刻和接受。就此而言,非文学驱动力对于文学选本文学教育作用的发挥来说,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不应该一概加以否定。

第一章 载道语境中的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

第一节 载道观对文学本体性的取消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无法摆脱的沉重命题,然而时代不同,文与道的分量也有所不同:六朝重文轻道,唐代的文道并重,洎乎两宋则变本加厉,发展到重道轻文乃至重道弃文的严重程度。究其实质,则是占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发生了从唐代“明道”向宋代“载道”的转变。二者的区别在于,“同样是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明道’追求其统一性,‘载道’强调其工具性。……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①。如果从文学本体性的角度看,也许可以认为,“明道观”和“载道观”虽然都对“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二者对“文”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前者肯定文学的本体性,也即文学固然可以而且应该“明道”,但是不明道的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文学之为文学,不在于作为他者的道,而在于文学自身;后者否定文学的本体性,也即文学的唯一价值在于载道,不载道的文学没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文学之为文学,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那个从外部赋予了其存在意义的道。

“载道”观的提出者是宋人周敦颐,其《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②周氏将文比成大车,将文辞比成大车

①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第61—62页。

②周敦颐著,谭松林、尹红整理:《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6页。

上的雕饰,将道比成所载之物。他认为,大车只是工具,文饰只是对工具的装点,而所载之物才是目的;如果大车不用来载物,则大车不过是“虚车”,文饰不过是“徒饰”,它们最多不过是“艺”,根本不具备“道”那样的本体性。诚如刘真伦先生所言:“它的必然归宿,是‘作文害道’,并最终取消文的存在意义。”^①“害道”说的提出者是宋人程颐:“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程氏又云:“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某所以不尝作诗。”^②这样看来,文学不过是“闲言语”,是“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的“无用之赘言”,甚至“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在“文以害道”错误认识的支配下,程氏得出了“文人不幸”的结论:“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第,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答朱长文书》)^③总之,程颐将周敦颐的文学“载道”说发展为文学“害道”说,从文学的“无价值”说极端化为文学的“负价值”说,不仅否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且否定了其于道的相对价值,这就彻底抹杀了文学存在的自足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见,程颐的“害道”说只是在“载道”说的基础上向极端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是“载道”说的逻辑延伸和恶性发展,其本质仍在于取消文学的本体性。

以取消文学本体性为特征的载道观,初经周氏提出,再经程氏的二次推扬,遂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明清时期对载道观加

①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第62页。

②〔宋〕程颐、程颐著,〔朝鲜〕宋时烈编,〔韩国〕徐大源点校:《程书分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③〔宋〕程颐、程颐著,〔朝鲜〕宋时烈编,〔韩国〕徐大源点校:《程书分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7页。